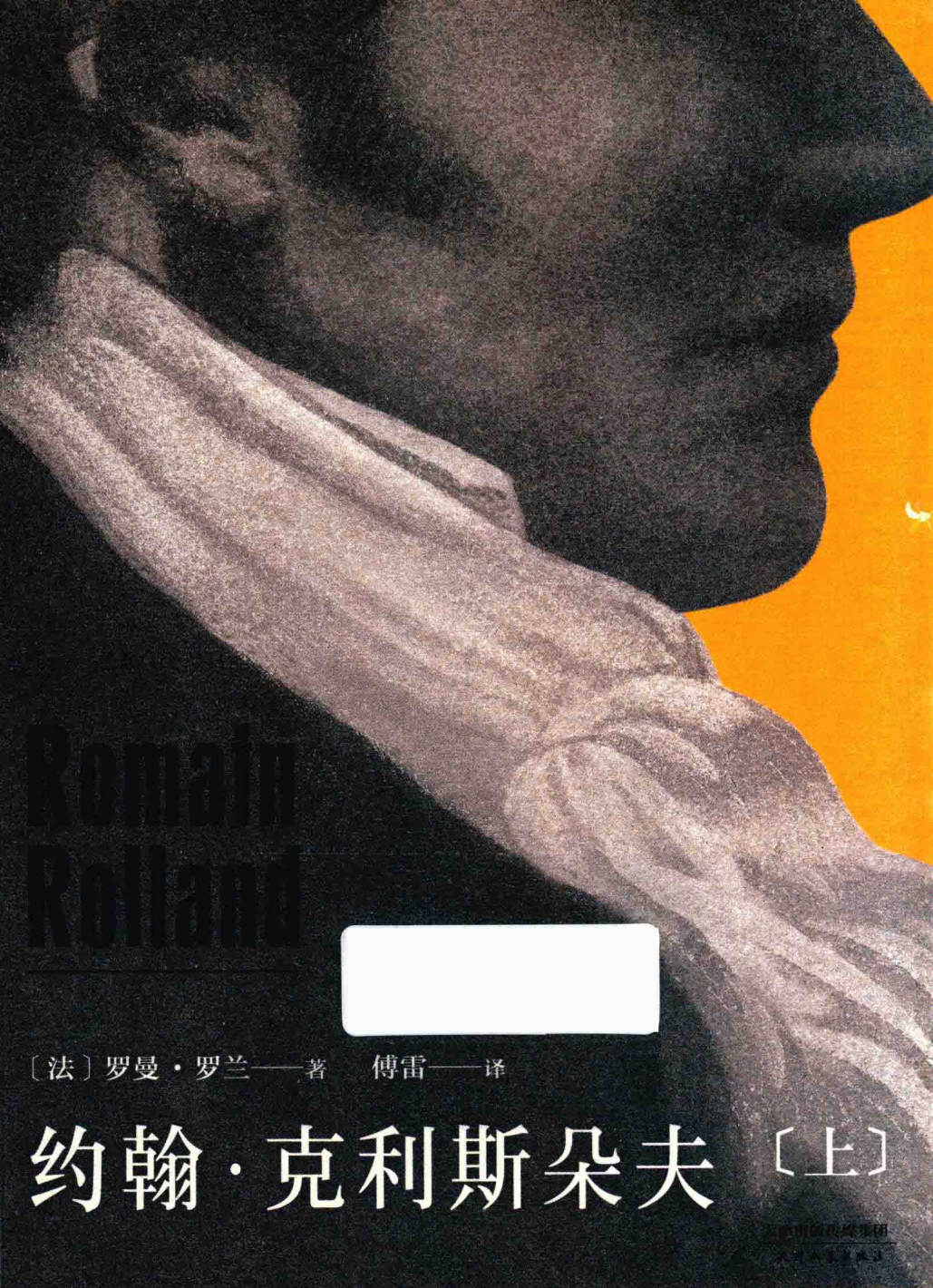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Romain
Rolland

[法] 罗曼·罗兰——著 傅雷——译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 [上]

上海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

JEAN-CHRISTOPHE

Romain
Rolland

JEAN-CHRISTOPHE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 著 傅雷 译

〔上〕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:全3册/(法)罗曼·罗兰著;
傅雷译.--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17.6

ISBN 978-7-201-11812-3

I. ①约… II. ①罗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9671号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(上中下)

YUEHAN KELISIDUOFU SHANG ZHONG XIA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霍小青
产品经理	陈 曦
书籍设计	星 野

制版印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16
印 张	88.75
印 数	1-6,000
字 数	7256千字
版次印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16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译者献词

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
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

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。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不是一部小说，应当说：不止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。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；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。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，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。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！

战士啊，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，你定会减少痛楚，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！

Contents 目录

Chapter 1

卷一·黎明 / 001

Chapter 2

卷二·清晨 / 091

Chapter 3

卷三·少年 / 183

Chapter 4

卷四·反抗 / 309

Chapter 5

卷五·节场 / 533

Chapter 6

卷六·安多纳德 / 703

Chapter 7

卷七·户内 / 781

Chapter 8

卷八·女朋友们 / 925

Chapter 9

卷九·燃烧的荆棘 / 1061

Chapter 10

卷十·复旦 / 1211

chapter 1

卷一·黎明

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，
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间……

《神曲·炼狱》第九

第一部

晓雾初开，

皓皓旭日方升……

——《神曲·炼狱》第九

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。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。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。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。室内有股闷热之气。

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。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，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地响：孩子哼啊地哭了。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；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，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。灯光照出老约翰·米希尔红红的脸，粗硬的白须，忧郁易怒的表情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走近摇篮，外套发出股潮气，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。鲁意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。她的淡黄头发差不多像白的；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，颇有些雀斑；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，笑起来非常胆怯；眼睛很蓝，迷迷糊糊的，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，可是挺温柔；她不胜怜爱地瞅着孩子。

孩子醒过来，哭了。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。多可怕啊！无边的黑暗，剧烈的灯光，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，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、蠕动不已的黑夜，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，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，痛苦和幽灵，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，眼睛瞪着他，直透到他心里去……他没有气力叫喊，吓得不能动弹，睁着眼睛，张着嘴，只在喉咙里喘气。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，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；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、暗红的，还有些黄黄的斑点。

“天哪！他多丑！”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。

他把灯放在了桌上。

鲁意莎撅着嘴，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。约翰·米希尔觑着她笑道：“你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？说了你也不会信。得了吧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小娃娃都是这样的。”

孩子迷迷糊糊的，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，这时才醒过来，哭了。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，鼓励他诉苦。她把手臂伸过去，对老人说道：“递给我吧。”

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：“孩子哭就不该迁就。得让他叫去。”

可是他仍旧走过来，抱起婴儿，嘀咕着：“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。”

鲁意莎双手滚热，接过孩子搂在怀里。她瞅着他，又惭愧又欢喜地笑了：“哦，我的小乖乖，你多难看，多难看，我多疼你！”

约翰·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，沉着脸拨了拨火；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：

“好媳妇，得了吧，别难过了，他还会变呢。反正丑也没关系。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，就是做个好人。”

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，立刻安静了，只忙着唧唧啾啾地吃奶。

约翰·米希尔在椅上微微一仰，又张大其辞地说了一遍：

“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。”

他停了一会儿，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；但他再也找不到话，于是静默了半晌，又很生气地问：“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？”

“我想他在戏院里吧，”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，“他要参加预奏会。”

“戏院的门都关了，我才走过。他又扯谎了。”

“噢，别老是埋怨他！也许我听错了。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

“那也该回来啦。”老人不高兴地说。

他踌躇了一会儿，很不好意思放低了声音：“是不是他又……”

“噢，没有，父亲，他没有。”鲁意莎抢着回答。老人瞅着她，她把眼睛躲开了。

“哼，你骗我。”

她悄悄地哭了。

“哎唷，天哪！”老人一边嚷一边往壁炉上踢了一脚。拨火棒大声掉在地下，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。

“父亲，得了吧，”鲁意莎说，“他要哭了。”

婴儿愣了一愣，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；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，他也就吃奶了。

约翰·米希尔沉着嗓子，气冲冲地接着说：“我犯了什么天条，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？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，真是受够了！可是你，你，你难道不能阻止他么？该死！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……”

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别埋怨我了，我已经这么伤心！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。你真不知道我独自个儿在家的时候多害怕！好像老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。我等着他开门，心里想着：天哪！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？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。”

她抽抽噎噎地在那儿哆嗦。老人看着慌了，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给撩在她抽搐不已的肩膀上，用他的大手摸着她的头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别怕，有我在这儿呢。”

为了孩子，她静下来勉强笑着：“我不该跟您说那个话的。”

老人望着她，摇了摇头：“可怜的小媳妇，是我难为了你。”

“那只能怪我。他不该娶我的。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。”

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您明白得很。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。”

“别多说啦。那也是事实。当时我的确有点儿伤心。像他这样一个男子——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——很有教养，又是优秀的音乐家，真正的艺术家，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，既不门当户对，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。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！可是你知道我并没恨你；赶到认识了你，我就喜欢

你。而且事情一经决定，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，只要老老实实在地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。”

他回头坐下，停了一会儿，庄严地补上一句，像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：

“人生第一要尽本分。”

他对方提异议，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；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，他想继续说下去，却又咽住了。

他们不再说话了。约翰·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，鲁意莎坐在床上，都在那里黯然神伤。老人嘴里是这么说，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。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，埋怨自己，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。

她从前是个帮佣的，嫁给约翰·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脱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她自己尤其想不到。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。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，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。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；约翰·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。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；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，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。不料儿子一时糊涂，把他的雄心给毁了。他先是大发雷霆，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。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，所以在认清清楚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她，甚至还对她有些慈父的温情，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。

没有人懂得曼希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，曼希沃自己更莫名其妙。那当然不是因为鲁意莎长得俏。她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：个子矮小，没有血色，身体又娇，跟曼希沃和约翰·米希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，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，脸色鲜红的巨人，孔武有力，健饭豪饮，喜欢粗声大气地笑着嚷着。她似乎被他们压倒了；人家既不大注意到她，她自己更是尽量地躲藏。倘若曼希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，还可以说他看中鲁意

莎是认为她的朴实比别的长处更宝贵；然而他是最虚荣不过的。像他那样的男子，长得相当漂亮，而且知道自己漂亮，喜欢摆架子，也不能说没有才具，大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，甚至谁知道？可能像他夸口的那样，在他教课的中产之家引诱个把女学生……不料他突然之间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，又穷，又丑，又无教育，又没追求他……倒像是他为了赌气而娶的！

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，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，曼希沃便是这等人物。他们未始没有先见之明：俗语说，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两个……他们自命为不受欺骗，把舵把得很稳，向着一定的目标驶去。但他们的计算是把自己除外的，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。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得一片空虚，那时就把舵丢下了；而事情一放手，它们立刻卖弄狡猾跟主人捣乱。无人管束的船会向暗礁直撞过去，而足智多谋的曼希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。和她定终身那天，他却也非醉非癫，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：那还差得远呢。但或许我们除了头脑、心灵、感官以外，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，做了我们的主宰；那一晚曼希沃在河边碰到鲁意莎，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，糊里糊涂跟她订婚的时候，他也许就是在她怯生生地望着他的苍白瞳子中间，遇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。

才结婚，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。这一点，他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毫不隐瞒，而她只是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。他心并不坏，就慨然原谅了她；但过了一会儿又悔恨起来，或是在朋友中间，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；她们此刻态度变得傲慢了，由他校正指法而碰到他手指的时候也不再发抖了。于是他沉着脸回家，鲁意莎马上好不辛酸地在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。再不然他待在酒店里，想在那儿忘掉自己，忘掉对人家的怨恨。像这样的晚上，他就嘻嘻哈哈，大笑着回家，使鲁意莎觉得比平时的话中带刺和隐隐约约的怨恨更难受。鲁意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多少要负些责任，那不但消耗了家里的钱，还得把他仅有的一点儿理性再减少一点。曼希沃陷到泥淖里去了。以他的年纪，正应当发愤用功，尽量

培植他中庸的天资，他却听任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滚儿，给别人把位置占了去。

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，自然毫不介意。它已经尽了它的使命；而小约翰·克利斯朵夫便在命运驱使之下下了地。

天色全黑了。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·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，他对着炉火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，想出了神。

“父亲，时候不早了吧，”少妇恳切地说，“您得回去了，还要走好一程路呢。”

“我等着曼希沃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不，我求您，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人抬起头来，仔细瞧着她。

她不回答。

他又道：“你觉得独自个儿害怕，你不要我等着他么？”

“唉！那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：您会生气的；我可不愿意。您还是回去吧，我求您！”

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：“好吧，我走啦。”

他过去把刺人的须在她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，问她可要点儿什么不要，然后拈小了灯走了。屋子里暗得很，他和椅子撞了一下。但他没有下楼。一想起儿子醉后归来的情景，在楼梯上他走一步停一步，想着他独自回家所能遭遇的种种危险……

床上，孩子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。在他内部极深邃的地方，迸出一种无名的痛苦。他尽力抗拒：握着拳头，扭着身子，拧着眉头。痛苦变得愈来愈大，那种沉着的气势，表示它不可一世。他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它要进逼到什么地步，只觉得它巨大无比，永远看不见它的边际。于是他可怜巴巴地哭了。母亲用温软的手抚摸着，痛楚马上减轻

了些；可是他还在哭，因为觉得它始终在旁边，占领着他的身体。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，因为知道它从哪儿来，可以在思想上把它限制在身体的一部分，加以医治，必要时还能把它去掉；他可以固定它的范围，把它跟自己分离。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。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惨酷、更真切的。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，像自己的生命一样，觉得它盘踞在他的胸中，压在他的心上，控制着他的皮肉。而这的确是这样的：它直要把肉体侵蚀完了才会离开。

母亲紧紧搂着他，轻轻地说：

“得啦，得啦，别哭了，我的小耶稣，我的小金鱼……”

他老是断断续续地悲啼。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形的肉，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生涯已经有了预感。他怎么也静不下来……

黑夜里传来圣·马丁寺的钟声。严肃迟缓的音调，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。婴儿一声嚎啕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。奇妙的音乐，像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。黑夜放出光明，空气柔和而温暖。他的痛苦消散了，心笑开了；他轻松地叹了口气，溜进了梦乡。

三口钟庄严肃穆，继续在那里奏鸣，报告明天的节日。鲁意莎听着钟声，也如梦如幻地想着她过去的苦难，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前程。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，困顾不堪。手跟身体都在发烧；连羽毛毯都觉得很重；黑暗压迫她，把她闷死了；可是她不敢动弹。她瞧着婴儿；虽是在夜里，还能看出他憔悴的脸，好似老人的一样。她开始瞌睡了，乱哄哄的形象在她脑中闪过。她以为听到曼希沃开门，心不由得跳了一下。浩荡的江声在静寂中越发宏大，有如野兽的怒嗥。窗上不时还有一声两声的雨点。钟鸣更缓，慢慢地静下来；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。

这时，老约翰·米希尔冒着雨站在屋子前面，胡子上沾着水雾。他等荒唐的儿子回来；胡思乱想的头脑老想着许多酗酒的惨剧，虽然他并不相信，但今晚要没有看到儿子回来，便是回去也是一分钟都睡不着的。钟声使他非常悲伤，因为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。他又想到此刻冒雨街头是为此

什么，不禁羞愧交迸地哭了。

流光慢慢地消逝。昼夜递嬗，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。几星期过去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周而复始。循环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。

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的节奏，有了儿童生命的节奏，才显出无穷无极，莫测高深的岁月。在摇篮中做梦的浑噩生物，自有他迫切的需要，其中有痛苦的，也有欢乐的；虽然这些需要随着昼夜而起灭，但它们整齐的规律，反像是昼夜随着它们而往复。

生命的钟摆很沉重地在那里移动。整个的生物都湮没在这个缓慢的节奏中间。其余的只是梦境，只是不成形的梦，营营扰扰的、断片的梦，盲目飞舞的一片灰尘似的原子，令人发笑令人作恶的眩目旋风。还有喧闹的声响，骚动的阴影，丑态百出的形状，痛苦，恐怖，欢笑，梦，梦……——一切都只是梦……而在这浑沌的梦境中，有友好的目光对他微笑，有欢乐的热流从母体与饱含乳汁的乳房中流遍他全身，有他内部的精力在那里积聚，巨大无比，无知无觉，还有沸腾的海洋在婴儿的微躯中汹汹作响。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，就能看到湮埋在阴影中的世界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，方在酝酿的宇宙。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。它是一切……

岁月流逝……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。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，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。在它们周围，波平浪静，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。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。

有些形象从灵魂的深处浮起，异乎寻常的清晰。无边无际的日子，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轮回不已，永远没有分别，可是慢慢地显出一大串首尾相连的岁月，它们的面貌有些是笑盈盈的，有些是忧郁的。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，但种种的往事能超越年月而相接……

江声……钟声……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，不论你在辽远的时间中想

到你一生的哪一刻，永远是它们深沉而熟悉的声音在歌唱……

夜里，半睡半醒的时候……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……江声浩荡。万籁俱寂，水声更宏大了；它统驭万物，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，连它自己也快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；时而狂嗥怒吼，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。然后，它的咆哮静下来了：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，银铃的低鸣，清朗的钟声，儿童的欢笑，曼妙的清歌，回旋缭绕的音乐。伟大的母性之声，它是永远不歇的！它催眠着这个孩子，正如千百年来催眠着以前无数代的人，从出生到老死；它渗透他的思想，浸润他的幻梦，它的滔滔汨汨的音乐，如大氅一般把他裹着，直到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上的时候。

钟声复起……天已黎明！它们互相应答，带点儿哀怨，带点儿凄凉，那么友好，那么静穆。柔缓的声音起处，化出无数的梦境、往事、欲念、希望，对先人的怀念，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，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逗留，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。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。多少的悲欢离合！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，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轻清的空气中荡漾，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，和暖的微风吹过。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，一道阳光穿过帘帷，轻轻地泻在他床上。儿童所熟识的小天地，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，所有他为了要支配而费了多少力量才开始认得和叫得出名字的东西，都亮起来了。瞧，那是饭桌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，那是他在上面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，那是糊壁纸，扯着鬼脸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，那是时钟，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。室内的东西何其多！他不完全认得。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：一切都是他的。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：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，都是一样的价值；什么都一律平等地活在那里：猫、壁炉、桌子，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。一室有如一国；一日有如一生。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？世界那么大！真要令人迷失。再加那些面貌、姿态、动作、声音，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远不散的旋风！他累了，眼睛闭上了，睡熟了。甜蜜的深沉的瞌睡会突然把他带

走，随时，随地，在他母亲的膝上，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……多甜蜜，多舒服……

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在他脑中蜂拥浮动，宛似一片微风吹掠，云影掩映的麦田。

阴影消散，朝阳上升。克利斯朵夫在白天的迷宫中又找到了他的路径。

清晨……父母睡着。他仰卧在小床上，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，真是其味无穷的娱乐。一会儿，他高声笑了，那是令人开怀的儿童的笑。母亲探出身来问：“笑什么呀，小疯子？”于是他笑得更厉害了，也许是因为有人听他笑而强笑。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指放在嘴上，叫他别吵醒了爸爸；但她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。他们俩窃窃私语……父亲突然气冲冲地咕嘟了一声，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妈妈赶紧转过背去像做错了事的小姑娘，假装睡着。克利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……死一般的静寂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小的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。屋顶上的定风针吱呀吱呀地在那儿打转。水斗在那儿滴滴答答。早祷的钟声响了。吹着东风的时候还有对岸村落里的钟声遥遥呼应。成群的麻雀，蹲在满绕长春藤的墙上聒噪，像一群玩耍的孩子，其中必有三四个声音，而且老是那三四个，吵得比其余的更厉害。一只鸽子在烟突顶上咯咯地叫。孩子听着这种声音出神了，轻轻地哼着唱着，不知不觉哼得高了一些，更高了一些，终于直着嗓子大叫，惹得父亲气起来，嚷着：“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！等着吧，让我来拧你的耳朵！”于是他又躲在被窝里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。他吓坏了，受了委屈；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来。他在被窝底下学着驴鸣。这一下可挨了打。他迸出全部的眼泪来哭。他做了些什么事呢？不过是想笑，想动！可是不准动。他们怎么能老是睡觉呢？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？

有一天他忍不住了。他听见街上好像有只猫，有条狗，一些奇怪的事。他从床上溜下来，光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在地砖上走过去，想下楼去瞧